

姐姐洛琶

叶君健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I 287.5 / 43



姐姐洛芭

叶君健 著

93236/08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封面设计：吴绪经

插图：任兆祥

姐 姐 洛 暨

叶君健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 140 千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400 册

书号：R10247·34

定价：0.53 元

目 录

姐姐洛琶	1
磨工、修道院长和皇帝	41
染工的造反	52
“傻子”	63
神医	84
三个朋友	102
商人	130
骑士	154
最后完成的婚礼	167
真假皇帝	187

姐 姐 洛 琶

豆都虽然闭着眼睛在睡觉，但他的耳朵并没有休息。远处汽车的喇叭声，近旁人行道上的脚步声，前面马路上电车的铃响声，他都知道。甚至空中的飞鸟声，他也似乎能听得见。他现在正躺在市区一个近代化的大楼脚下。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他象其他的贫民一样，想利用下午这段清淡的时间睡一会儿午觉，以便在那灯红酒绿的黄昏时刻，可以有足够的精力去参加谋生的活动。说实在的，他疲倦得很。大清早，他和姐姐从“家里”出来以后，直到现在还没有寻到一点儿东西吃哩。

缠绵的爵士音乐，象游丝似的，一缕一缕地从这个大楼楼上咖啡座兼餐馆里飘下来。过去，这里是英国商人兼“企业家”常到的一个场所——偶尔也有些法国人，但也只是“偶尔”，因为这片地区原先的统治者，主要是英国人。他们通过国际联盟这种国际机构和其他外交手段加炮舰威胁，把这

片连接西亚和非洲的广大地区置于英帝国的势力范围之下，把这片地区划成为许多块块：有的是它的直属殖民地，有的是它的代管区，有的是它的保护国。

当时英帝国在这些地方都有驻军，掌握经济、军事和外交大权，是实际的统治者，法国人只不过起些填空作用。但经过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虽然不能说消耗得精光，但是已使这个帝国一蹶不振，再也站不起来。但这一大片地区在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浪潮的冲击下，它无法维持它的统治，也只好逐步交出它的权力，让当地的人民独立，希望赢得他们的好感，借此维持它在当地的经济势力。上面所说的那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就是这样一个新独立的国家的首都。

对素来以保守出名的英帝国说来，这种“移交权力”的作法，不能不说是殖民主义理论上的一个“创新”。殖民主义的目的，原是通过武力奴役殖民地人民而从他们身上榨取巨额经济利益。现在方式为之一变，不用武力——那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用“友谊”的方式以继续保持自己在前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谁还能够想出这样聪明的办法？这既是冠冕堂皇而又能获得实惠，这既“顺乎潮流”，又“合乎时势”，也只有经验丰富的老牌殖民主义者才有“魄力”这样作。但大英帝国的建造者却忘记了，时代究竟不同，他们现在又有了新的对手：新兴的两个超级大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承认这个办法聪明，但却不承认已经衰老了的大英帝国有资格把这个办法——即新殖民主义——付诸实践，实践者

应该是他们这两家新兴势力。英帝国把它殖民地宗主国的权利“移交”出来，在他们看来这只不过是造成“真空”，他们应该“义不容辞地”填补进去。当然，时代究竟是变了，他们在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得以“友好”的姿态出现，自称是这些地区人民的“天然盟友”或“朋友”。

他们实际上也就是以“盟友”或“朋友”的名义涌进这些所谓“真空地带”。他们自称要竭尽一切力量，在精神和物质上帮助这些新兴的独立国家，以巩固和发展他们的独立。这些新国家由于长期地经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摧残，象害了大病的人一样，需要营养，也欢迎外来友邦的援助。

这些新国家自己的日子过得很艰苦，殖民地时代留下的贫困和落后，仍然重重地压在他们头上，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但从那些超级大国来“援助”的人，却不能因为被“援助”的人穷困，就在这里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相反，他们在这里对生活要求比在自己本国还要高。他们认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差——酷热，他们应该过更舒适、更安逸的生活，作为他们在这里“辛苦”的补偿。因此一些专供旧殖民主义者享受的场所，便仍然有生意可做。这里过去由英国或法国老板开的专供旧殖民统治者消遣的地方，便成了他们“公余之暇”的游乐地。前面所说的那个咖啡座也就由于这个缘故而继续存在下来，甚至于还有所发展。那些“盟友”或“朋友”，便也成了它经常的座上客。

这些顾客彼此之间也并不是没有矛盾——不，他们甚至彼此还怀有敌意。但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当地的“土人”

又太悬殊，无法混在一起，他们也只好免为其难，暂时在这里“和平共处”。本来，他们最初也有些彼此警惕的纪律——特别是在那些自称为这里人民的“盟友”的人中间，但时间一久，这种警惕也就松懈下来了。“盟友”也开始喜欢听爵士音乐，“朋友”也开始习惯于喝“水酒”了，好在他们都是以“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表面上是“不搞政治”的。他们有的是“修路的技术员”，有的是新工厂的“机器安装师”，有的是“农业改良专家”，有的是“飞机和坦克的教练员”……这些“专家”除了“援助”本地人“建设新生活”以外，还从本国运来武器，以加强本地人对邻国的“防卫”力量，尽管这些邻国过去都是与自己同样受旧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摧残，现在连重建自己的国家都来不及，根本谈不上去侵犯自己的邻居，但这些“盟友”和“朋友”——本地人把他们统称为“国际友人”或简称“友人”，因为他们的性质基本上是一样——却时刻在为这些邻国准备彼此打仗——即使不想打仗，他们也要利用这些国家之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争端和分歧，煽起战争，以便这些国家彼此消耗，永远站不稳，只好依靠他们，而他们也就因此得以操纵局势，从中混水摸鱼，安安稳稳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和经济利益——也就是老牌帝国主义在新形势下所发明的新殖民主义。但是当这些国家为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真正进行反抗侵略的战争时，他们又变得三心二意起来，一会儿紧，一会儿松，造成一种不战不和的局面，把这些国家拖垮，使这些国家永远依赖他们，成为他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在

当前则成为他们那些过时了的军火推销市场。在这一点上，这些“盟友”和“朋友”都有共同之处，暂时相安无事。好在他们很少在同一个时期和同一个地点进行“援助”活动。他们常常由于利害的冲突，总是用你去我来的方式在这些国家轮流出现。所以，就是他们不能“相安无事”，也无伤大局。但前面所说的那个咖啡座却不管谁来谁去，总是经常有这些外国顾客，生意兴隆。

正在这个咖啡座底下想靠着墙脚打一会儿盹的豆都，一听到上面飘下来的爵士音乐，就知道上面又有什么远道而来的进行“援助”他的祖国的人在喝咖啡，因为只有他们才喜欢听这种催眠的音乐。咖啡座的老板——一个大腹便便的法国“酒类鉴赏家”和他精通烹调艺术的希腊老婆，为了适合这些特殊顾客的兴趣，也专门放送这些音乐。豆都的耳朵也被它吹得软绵绵的，四肢无力，但是他仍然睡不着，因为他的肠子叫得厉害。

忽然一阵急速的噻噻声从上空滑下来，他本能地竖起了耳朵，一骨碌从地上跳起来。他睁开迷糊的眼睛定了定神。他发现睡在人行道上的孩子们也都跳起来了。几十条炯炯的目光在向四处搜索。甚至许多以人行道为家的成年人——这样人在这个城市数目也不少——也都警觉地从他们的“午睡”中惊醒过来了。哗啦一下，大家象着了魔似的，都涌到人行道旁的排水沟那边去。原来那儿有人扔了一件什么东西。他们挤作一团，都想得到这件东西。豆都也本能地冲过去。

豆都象其他孩子一样，是靠捡破烂为生的，有时是在街头行乞——因为他的国家，由于这些新殖民主义者的播弄，还不能很顺利地一刻就在旧殖民时代所遗留下的穷困中恢复过来，不仅工业还不发达，连农业也相当落后，失业者仍然不少，找一口饭吃，仍然不那么容易，现在在争夺这件东西的斗争中，豆都晚了一步，已经没有他的机会了。他灵敏的嗅觉告诉他，这大概是一块食物——事实上是一块残缺的烤面包。为了平息他饥肠的叫喊，他拿出他最后一点气力，使劲地往人群里面钻……。

他的脑袋刚一钻进人群中去，忽然一个拳头又把他顶了出来。他摇晃了两下便倒到地上。他的后脑门磕在人行道上的镶边石上，立时肿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包，一阵尖锐的刺痛使他失去了知觉。当他醒转来时，这场争夺战已经结束了。胜利者是一个矮小精悍的小萝卜头。他紧紧地抓着一块残缺的烤面包，从人群中挤出来，一边啃，一边向僻静的地方走去。大家都失望地各自回到原来的地方，再继续他们未完成的“午睡”。这时一个高个子的男孩从豆都身上跨过去，但他立刻又回到豆都身边。他的名字叫戈帕尔，和豆都在码头上认识已经有一年多了，虽然他们还谈不上是什么朋友。

“豆都，你怎么躺在这儿？”戈帕尔问，同时弯下腰轻轻地扶起豆都。

“刚才有人捶了我的脑门一拳，”豆都垂头丧气地说，“这一拳很厉害，我顶不住，晃了两下就倒了，没想到后脑门又磕出一个大包，真倒霉！”

豆都揉了揉他的后脑门，戈帕尔站在一旁，一时找不出什么话说，只好歉意地望着这位在一场生存竞争中失败了的“同行”。这位“小同行”比他矮半个头，骨架也瘦削得多，看上去至多不过十二岁——这也就是说，比他小一岁半左右。按年龄讲，他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小弟弟了。戈帕尔把他的后脑勺瞧了瞧，心一软，觉得实在对不起他。

“豆都，不瞒你说，刚才那一拳是我捶的，”他抱歉地说。“我不知道是你，不然我就不会捶那一拳了——不对，对别人我也不应该捶那一拳。谁的肚子都饿，你的后脑勺还痛吗？”

“不痛了，”豆都说。

这当然是假话。但他听了戈帕尔充满同情的话语，也确实觉得肿痛好了许多。平时他们的“生活忙”，谁也没有功夫来同情谁。街上的破烂，人们丢下的烟头，垃圾桶里的废品，或可吃的东西，只要他们看得到，都得一马当先去抓到手——他们把这叫作“找生活”。这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这吃饭。在“找生活”的时候，他们有时也就顾不得礼貌了。但这次戈帕尔却显得意外地温柔。对豆都说来，这一片刻的交往，胜过他们在马路上认识的一年。

“那么，咱们再去休息一下吧，”戈帕尔轻声地说。

他把手搭到豆都骨瘦嶙峋的肩上，陪他一道向那座大楼的墙角边走去，打算在那儿躺下，睡完他们那意外中断了的“午觉”。但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他们刚走了几步——一阵轻微的噍噍声又迅速地从上空中滑下来了。这两位朋友抬

头一望，又有一件东西从上面咖啡座的窗口扔了出来，落到马路上。附近的孩子们当然照样向它蜂拥过来，但这次戈帕尔是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离这件东西很近。他一跃跳过去，在旁人没有扑到他身上以前，他已经把这件东西抓到手了。他是胜利者。

这是一块用擦嘴纸包着的、咬过了几口的蛋糕。戈帕尔打开一看，感到意外的幸运。他现在可以把这块难得的可口的东西送给豆都，作为补偿他刚才那一拳所造成的损失。他把这块跌碎了的点心双手捧着送给他的朋友。豆都正要接过去，忽然上面咖啡座的窗口里发出一阵自得其乐的笑声。抬头一看，原来是这咖啡座上的一位顾客正伸出头来在那儿欣赏他们这一群饥饿的孩子所进行的生存竞争。

这人看上去约莫四十来岁，碧眼黄须，身材高太，一看就知道是从远道来“援助”他们的“友人”。这位“友人”与一般“专家”或“顾问”不同，不是穿着笔挺的西装，而是穿着一件黄卡叽的制服。看来他很象一位新式武器的教官。他虽然貌似魁伟，但他的前额已经微秃了，可是他还打扮得象一个年轻人，他的制服左边的翻领上插着一朵玫瑰花——可能他身上还洒有香水，因为有些“友人”喜欢自己身上能散出香味，这和他的秃头便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十分刺眼。当他的视线和下面这一对小朋友的眼光相遇的时候，他晃晃脑袋，发出一个得意的笑声。戈帕尔一看就明白了，刚才那块残缺的烤面包和这块咬过的蛋糕就是他扔下来的。

他大概一个人在咖啡座上感到无聊，就干出这件恶作剧

的事情：一方面捉弄人行道上这些饥饿的孩子，使他们互相争夺；一方面欣赏他们失败和垂头丧气的那副神情。这类“友人”本来一直就标榜是“同情”和“尊重”这些前殖民地的人民的，不然他也不会来“援助”他们了；但他在这里时间一长，就认为这里的“土人”太“落后”，太“愚昧”，即使给予他们“同情”和“尊重”，他们也不会理解，所以他也就把这些人当作其它的动物一样，作为欣赏的对象，以解除自己内心的寂寞。说实在的，这位秃顶“国际友人”每天在这里干完他例行的“援助”工作以后，实在感到“无聊”，生活“枯燥”极了。在“苦恼”中他觉得他可以打破所谓“纪律”和“组织”的约束，不时撒一下野。好在这都是个人行为，除了本地人外，没有其他的人看见。而本地人，那么“落后”，算得了什么？

但是戈帕尔虽然年纪小，并不是象“友人”想象的那么“愚昧”，他早就对这类来“援助”他们的“国际友人”有意见，对他们的行为看不惯。他们妄自尊大，以“恩人”自居，根本没有把当地的“土人”放在眼里，甚至把他们当作低等民族看待。这样的人怎么会真心真意地来“援助”自己的国家呢？那么究竟他们要到这里来干什么呢？看样子，他们和旧殖民主义者的差别也不是太大，无非是在这里当老爷，掠夺当地矿藏资源和榨取当地人的血汗，在这里扩张自己的势力。和旧殖民主义者一比，这倒真有一点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味道。他的国家经过多年的斗争和无数爱国者的流血牺牲，好不容易赢得独立，要是这样下去，这“独立”也

保不住了，他们将更要受穷受苦——他一直在希望他“独立”后的祖国会逐步富裕起来，他的日子也可以渐渐好过一点，现在的情况倒似乎又在朝老路上走了！想到这里，戈帕尔心里不由自主地产生出一股无名怒火，他猛地把手上托着的那块蛋糕向上边咖啡座的窗口扔去。他扔得很准，要不是那位“援助”的“国际友人”把头缩得快，他的脸上一定会涂满了面糊糊。

蛋糕又从窗口跌到人行道上来了。这次再没有人去抢它，相反地，豆都还走上前去，在它上面狠狠地踩了几脚。别的孩子也好像都理解到了戈帕尔的心情，全都挤过来，轮流在它上面踩几下。这时咖啡座上的那位“国际友人”又把脑袋探出来了，他看见他扔出的那块蛋糕已经被踩得粉碎，再也无法拾起来打他，他就自我解嘲地又发出了一声讪笑。大家厌恶地朝他瞪了几眼，也就再没有理他，各自走开了。大家不愿意再留在这儿受这位“国际友人”的嘲弄，哪怕他扔下金元来现在也不会有人睬。戈帕尔也决定走开了。他临走时对豆都说：

“我想到车站那儿去，火车不久就要到站，也许能在那里碰到一点运气，例如帮旅客提提行李，多少也可以得到几个铜子。我今天运气不好，大清早出来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点东西吃。我真饿极了，你饿吗？”

“这还用说，”豆都点点头，“我饿还不要紧，妈妈还在‘家’里等我带东西回去哩。”

“你自己都吃不饱，”戈帕尔好奇地问，“你怎么还有

本事养妈妈？”

“话不能这样讲，”豆都解释着说。“我们‘家’里的情况这几天有点特别。现在又有一批‘援助’我们的‘友人’到来，他们要修一个俱乐部——这些人象这里过去的英国老爷一样——不能和我们本地人混在一起，所以必须有他们的俱乐部。我爸爸临时找到机会措了一天砖。碰巧那天下大雨，爸爸被雨淋得直打哆嗦，走不动。监工在他身上抽了几鞭，他倒下了，再也爬不起来。回到‘家’以后他就发起烧病倒了。今天好一些，但是还不能干活，现在什么吃的也没有，妈妈要照料他，也不能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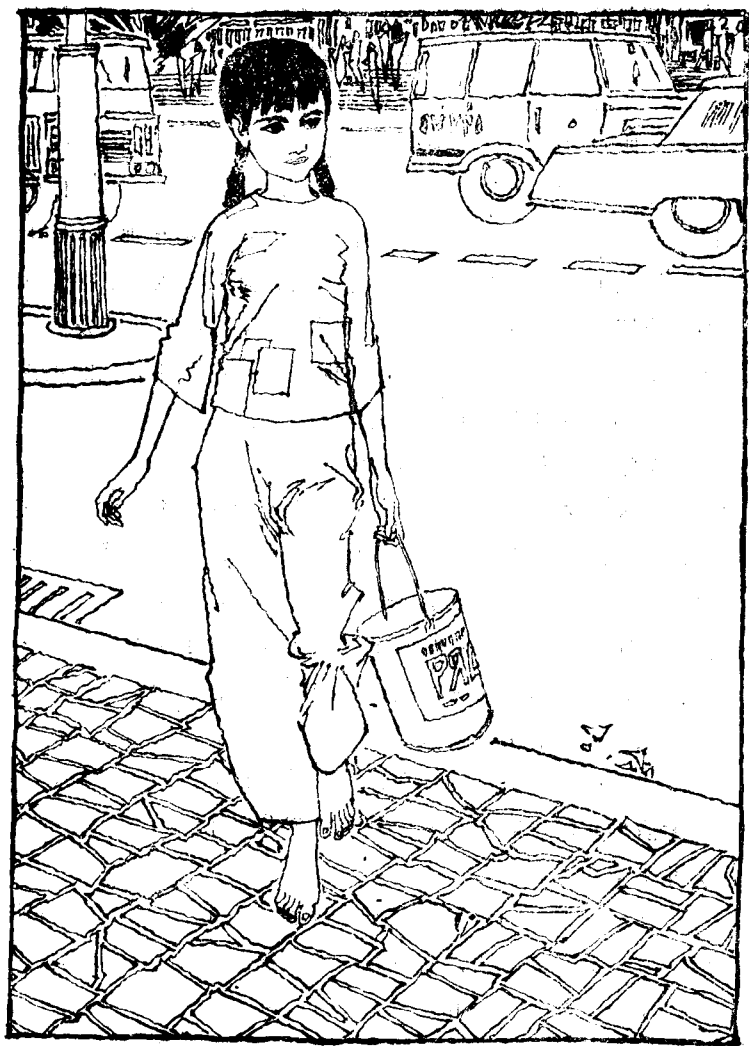
戈帕尔点了点头，表示同情。

“我‘家’里也是一样，”他说。“我的爸爸倒没有病倒，就是没有活干，连措砖的活也找不着，他又不能象我们孩子成天在街上东张西望，到各个角落里去‘找生活’。他现在还在家里等我带点东西回去呢！我现在两手空空，该怎么办？所以我打算到车站那边去碰碰运气，你去吗？”

豆都摇了摇头，露出一个友谊的微笑。

“我已经和洛琶约好在这儿等她，”他略带歉意地说。“今天大清早我们一道离开家，到这儿就分手了。我不能让她待会儿来了找不到我。”

洛琶是豆都的姐姐，戈帕尔看见她不止一次。她长得非常秀气，面孔又和善，看见她时总是微笑。此外，她也很象一个姐姐，从来没有和他抢过东西。所以他不仅喜欢她，而且尊敬她。他从心里总是把她当作自己的姐姐看待。他知



道，豆都姐弟俩的感情非常好，豆都不愿意失约，他完全能够理解。

“好吧，那么再见，”他说。于是他就独自走开了。

豆都在大楼的墙角边坐下来。死气沉沉的爵士音乐依旧从楼上飘出来。但对豆都说来，它现在已经失去了催眠的作用，因为他开始觉得后脑勺的那个大包在阵阵发痛，而且他的饥肠又在喧闹得要造他的皮。最糟糕的是，天色已晚，他还没有弄到一点儿东西带回给爸爸和妈妈。这时，有一个女子从对面正越过马路向他走来。

这个女子和戈帕尔的高矮差不多，但是身材瘦削，显得小巧而又苗条。她身上没有披着一般热带女子所喜爱的纱衫，只穿着一件女仆人惯常穿的那种衣裤和一件由烂布拼成的短上衣。她这样一身简陋的装束，当然不能说明她现在已经是一个女仆，这只是因为纱衫需要大幅整块的布，她没有钱买。但这种装束却把她衬托得既朴素而又大方。当她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时候，豆都从她那黑得发亮的辫子，那修长的眉毛和眉毛下面闪亮着的那对温和而又聪明的大黑眼睛，已经认出她是谁了。他连忙站起来，跑过去迎接她。

“姐姐！”豆都喊，“你来得正好，我正想你！”

“你想我做什么？”洛琶问。

“你瞧！”豆都低下头，指着自己的后脑勺。

洛琶瞧了瞧，然后又用手轻轻托起弟弟的下巴，仔细把弟弟的面容端详了一下。弟弟橄榄色的面孔有些发白，她吃惊地睁大了眼睛。